

“帮助小组”、“帮耕小组”并组织群众学习讨论“精神文明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教育青年一代的战略意义”。现在全村做到了院院清洁，户户卫生，邻居和睦。极少发生打、骂、偷、赌、扒的事情。通过地、县检查验收，也被评为“文明村”。全乡共建两个文明村。全乡文明之风不断形成。

三、五好家庭

骑龙寨村妇女主廖洪碧。她一家六口：爱人是工矿工人，常年不在家。父母亲年老多病，丧失劳力；两个孩子在校读书。种田和家务劳动全由她一人承担。她一年四季起早摸黑，里里外外自己劳动。同时还要喂三季蚕子。活路多。她对翁姑的照顾却一点也不怠慢。冬天把茶饭送到两位老人手上。衣服脏了勤给换洗。如果有好看的电影还轮流搀扶他们去观看，使两位老人晚年生活过得幸福愉快。她几年来如一日，在1983年评比中，她家被评为“五好家庭”，她被评为“省级模范党员”。在她的带动下，1984年全乡涌现出“五好家庭”285户。

四、男到女家

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婚姻自由，第三者不得干涉。男可到女家，女可到男家。这项规定民国时期也曾提出过。但由于旧的观念，人们总把男到女家视为耻辱。除个别情况（男方兄弟多或女方强求）有极少数男到女家外，

一直难于普遍推行。在“五讲”、“四美”活动中，不少青年思想有所提高。他们认识到：赡养老人男女都有责任，是一种社会道德。女子可到男家侍候翁姑，男子也可到女家去照料岳父母，不少男子主动提出到缺乏劳力的女家去安家落户。婚后夫妻和睦，尊敬父母。据1984年统计，坪滩乡就有31对夫妇是男到女家的。群众在观念上已把男到女家和女到男家同等看待。

（八）人 物 篇

第一章 人物传略

黄宁康（1905—1949年）名贞福。自号云维。坪滩区新华乡人。三岁时父母双亡，靠祖母和两位姑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两位姑母常教育他努力读书，以期成为有用之才。

他自幼聪明好学，15岁时便考入南充县立中学。1922年革命家吴玉章应学者张澜之邀来南充讲学。黄听后深受革命薰陶，立志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因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现实中，他目睹中国农村的落后情景，决心学好农业技术，将来以农救国。

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川大农学院。入学不久就被选为学联代表，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骨干。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时，他积极撰文、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并以学联代表身份与当局说理，被反动政府扣押，接着全市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才迫使当局把他释放。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官方的压力，被迫中途停学。

1933年，他受聘到南充老君山小学任教。在教书时积极开展组织，因到南部县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后因无确证释放。

下年，南充中心县委派他和邓华（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回岳池开展地下工作。他回后，先后在岳池女中、县高等女校任教。在这期

中，他曾领导学校师生与军阀进行过一场反对防区统考制的斗争。随后，他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主持召开了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姚石桥会议”，成立了岳池县地下特支，被选为特支书记。

1934年，南充中心县委出了叛徒，黄宁康再次被捕，经过多方营救，被释放出狱。见于当时无法立足，只好外出隐蔽，但仍未停止过革命活动。

1947年，黄宁康返回岳池，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筹备岳池起义，联络人员，购买枪支竭尽心力，日夜奔走于南充、岳池之间。

1948年，中共川东临委负责人王璞到岳池召集工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提前起义。他认真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准备。七月，他与蔡依渠在新场转运一麻袋票额为一亿元的纸币和两支手枪时被敌人抓获。是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很快脱险。岳、武两县县长发现他逃走，马上召开两县“清共会议”，出动大批军、警、特工人员到新场大肆搜查。他又被迫离开岳池。同年八月，地下党组织因在岳池银行存有一笔经费必须及时取出，用于岳武起义。该行行长是黄宁康的同学，又有私交，于是便主动接受这项任务，冒着生命危险，由长安潜入县城，顺利地取出了那笔巨款。8月24日夜安全护送到白庙乡地下党员周殖藩处。周殖藩公开身份是白庙乡乡长，已在该乡组织了数十名武装起义人员。谁知被一名伙夫特务发现，连夜到县上告密。8月25日晨，他与周在白庙乡茶馆突然遭到特务的袭击，不幸双双被捕，关进岳池监

狱。在监狱中宁康饱受折磨，但他始终未向敌人低头，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又把他的妻子抓来，意图以此摧残他的意志。面对这种情况，宁康同志仍毫不动心，并坚定有力地对妻子说：“不要为我难过，既然落在敌人手里，不过有死而已。”

1948年10月4日，敌人把黄宁康、周殖藩、邓惠中等三十一位同志从岳池秘密解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淫威，不屈不挠地和战友一道，先后参加过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害要求召开追悼会的绝食斗争，1949年元旦的祝捷活动和纪念彭咏梧、杨奚勤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悼念活动。

在1949年“11·27”大屠杀中，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44岁。

樊贯一（1891年—1931年）岳池县坪滩区镇裕乡五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樊贯一身体魁梧，个性倔强，练有一身好武术，平生好打不平，为人慷慨。在为匪期间专抢地主豪绅，对一般贫民却秋毫无犯。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1912年至1915年，樊在镇裕乡陈功禄家学嫁接果木和桑树。1915年下年至1918年随父在家开油房、酢房，办粮食做下河生意。1919年至1921年独自到泸州经营药材。

1921年樊从泸州返回家乡。1924年任镇裕乡团总。

在任团总时，有一次广安县军阀派一个姓秦的连长来油榨溪驻扎（镇裕旧称油榨溪）。他们以招兵为名，大肆收缴该乡大绅士家的枪支，以扩充自己。龚得知后，立刻以团总身份找秦谈判，叫他不要在该乡胡作非为。可是秦不但不理睬，反而趾高气扬，说：“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龚听了很生气，马上与西板坪滩联络，当天晚上便调集全乡民团将秦驻地团团围住，限令他把收缴的武器弹药全部归还。这时秦仍满不在乎，不理不睬。龚怒极，立刻派人将秦抓了出来，拖到场头夏家坪就地枪毙了。

广安军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两个副官带一些士兵抓龚贯一到广安打官司。他们一到油榨溪街上便口出恶言，说要把龚怎么样怎么样。龚听了毫不惊慌，反而抽一把椅子摆在街心，昂然坐下，并大声地对群众说：“老乡们，枪支弹药是我们的，他们蛮不讲理，缴了枪不还，我们打死秦连长应该。要搞烂就搞烂，请大家站开点，仅防血溅到你们身上。”两个副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趁人不备，偷偷地坐起轿子溜之大吉。

1925年南充县军阀胡锡生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委任龚贯一为该旅团长，并给龚不少的银元和鸦片叫他购置枪支弹药，招兵买马。龚将这些银子和鸦片交给一个姓杨外号叫“过天星”的营长去组织办理。谁知杨起下黑心，得到这笔巨款后，到了重庆便逃之夭夭，还暗地把妻子也接走了。龚发觉后，派人到重庆找寻，结果毫无踪迹。龚

无法向上交待，急得不得了。

1929年，军阀罗泽州任命龚贯一为西关乡下六场（西板、龙孔、排楼、镇裕、坪滩、歹溪）游击大队长。不久，南充杨锡生亲自到油榨溪找龚贯一，要他交出购买的枪弹。龚只好实言相告。胡说：“好嘛，没有办妥，把银元和鸦片还我就是。”龚只好说：“也好，等段时间还你就是。”

这样大笔款从哪里来？龚无法可想，不得已冒险走绿林道路。于是他组织手下人马。首先到南充土门乡唐生坝拖，把当地的大粮户外号叫“龙四鸭子”的拖回关起，限令他家拿银子取人。接着又连续到西板、坪滩、龙孔等地抓粮户，千方百计凑足失去那笔款项。

事情很快传到罗泽州耳朵里。罗知道龚是土匪头子后，随即派一个姓杨的连长带兵到油榨溪抓龚回岳池严办，并将他房屋田产充公。殊不知当时龚已撤走，杨没抓住龚，就把他座宅周围树木砍尽，拿来修场上的碉堡。

接着罗又和遂宁的军阀李家钰勾结，共同消灭龚贯一，李同意派一营人护送七十挑枪弹到岳池作剿龚之用。

龚贯一得知罗、李联合对付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镇定。他派出秘探打听李送枪的路线，准备伺机截夺，武装自己，进行“反攻”。

不久龚探得李营将押送枪支从李渡、土门、油榨溪、西板、酉溪、白庙到岳池，便连夜将部下调往西板的凤凰寺，埋伏在酉溪和长安交

界处的河堰口一带。等待李营人马自投罗网。

李家钰送枪部队开到西板时。当天的午饭不知什么原因煮得夹生不熟。按迷信的说法。于军不利。该营长马上警觉起来。对部下说：

“不好。这是不祥之兆。大家要特别小心！”他吃完饭马上命令出发。

当尖兵连通过河堰口时龚贯一的伏兵飞快冲出。截断尖兵连和后续部队的联系。把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龚高声晓喻李营官兵：“放下武器不杀。顽抗者只有死路一条！”李营官兵听了纷纷放下武器。可是营长不降。伏在桥下负隅顽抗。结果被击毙。

龚的“反攻”第一步计划实现。心中大喜。当天晚上就用缴获的武器整顿人马。次日凌晨便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向岳池迈进。准备一举攻下岳池。

谁知他们刚到岳池。罗泽州早已调集大批军力。用乌鸡白狗血涂子弹头（因传说龚合法术刀枪不进）。严阵以待。战斗打响后。由于寡悬殊。战局失利。龚不得已向西撤走。

四川省政府得报后。下令附近各县出兵合围。捉拿龚贯一。于是南充、武胜、岳池、广安、合川等县相继发兵向龚部逼近。龚见大事已去。便率众朝重庆方向逃跑。刚逃至武胜铁炉滩（石盘乡张家坝子对面），便中了武胜陆团长部队的埋伏被团团围住。龚的助手张营山见事不妙。带一支小队乘虚冲过河。在张家坝子躲了起来。龚和另

一名助手肖良成无法逃走。躲在一农家高粱棚内。整个队伍一天没有吃饭。士气十分消沉。这时天空忽然雷雨大作。龚轻声对肖说：“良成，这是什么地方？”肖说：“铁炉滩”。龚听了大惊失色，说：“不好，我犯了地名了。我这罐罐撞得赢铁炉吗？良成，完了。各自逃生去吧！”说完，抽出短枪自杀身亡。即是1931年旧历八月。

肖见自己首领已死。更无主张。正好这时听到对方士兵说话：“哎呀，子弹打光了咱办？”肖听见心中大喜，马上抓住敌方弹尽这个大好时机，手执双枪，冲出包围圈，抢过大河，安全逃回镇裕（油榨溪），躲了起来。陆团长打扫战场时，找到了龚的尸体，把他头割下，在岳池武胜示众。

镇裕乡退休教师李全广稿略有修改

杨复生（1908—1974年）字长和，男，坪滩区镇裕乡四村人。杨自幼好学。十二岁时随父学医。其父杨正斋对他要求很严。所学医学经典及名方杂论莫不强求熟记善讲。他勤奋刻苦，勇于临床实践。十八岁时已能独立应诊了。他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踏实认真的负责精神，给病者带来了极大的福音。

他有良好的医德，对求诊的病人，不管他地位、贫富如何都一视同仁，精心治疗。只要有人请求出诊，无不有求必应。每次处方，他总要告诉药的煎法和服法，很受群众的尊重和敬仰。

1933年春农民游生德（西板10村7社）一家五口患瘟疫。

其子登门求医。杨前往诊治。见他家贫困。前后几次就诊都未收诊费。直到病愈。游一家感激流涕不已。

1936年冬。西板乡某村一土匪患病甚危。遣人求治。左邻右舍及其家人都劝他不要去。杨医生却说：“匪也是人嘛。怕什么？这时不仅治他的病。还是治他的心的时刻。”说完。毅然随来人去了。到了他家。见病人果有愧色。杨诊后。说：“此病并非一日之疾。是日久失治造成的。如不及时医治。命岂能久；何苦在外长期飘流。受风受湿？不如收手回家。与家人安然团聚。”匪不断点头。数月后。得知其病全愈。在家安份守己。勤奋劳动了。

1943年夏。南充县一陈姓老翁。驾船从重庆回家。行至镇裕对面河边。忽然上吐下泻。四肢冰冷不省人事。当时正值河水暴发。杨闻讯后。为了挽救病人。竟不顾自身安危。破浪过江。很快使病者恢复了健康。

又有一次。西板一位姓张的老翁患伤寒。请了五、六个医生诊治均无效。一天早上。家人忽然叫喊不应。认为已死。停尸于堂。当时其子也病重。求杨医生往诊。杨到他家后。忽见翁尸尿淋。热气上蒸。告其家人说：“此人未死。这是伤寒失下。热结于中。脉道不通。内热上灼。神志不清造成的假死现象。”遂开大承气汤叫人煎汤灌服。半夜果然苏醒。另外以小柴胡汤和栀子汤服用。不久就全愈了。

建国后。杨复生先后当选为岳池县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委员。19

58年。他出席过四川省召开的文卫工作“群英会”。任过镇裕卫生（院）所长。党和政府给他的荣誉，他从不在人前夸耀。在业务上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自满。十年内乱中，他仍是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直到他与世长辞为止。

赖秉均，男，民国时代人，生死年月不详。赖在防区时代任过国民党新九师营长。川政统一后解甲归家，仗其兄赖建均（国大代表重庆国泰电影院经理）的势力当上岳池县歹溪乡（已并入石鼓乡）乡长。他上任后除了乡丁还养了家丁数人为爪牙。在歹溪乡一带强奸妇女，霸占良田，无恶不作，为一方的恶霸。有一次，附近蔡家嫁女，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新娘拖进碉楼强奸后才放回。平时他还以“拉兵”等威胁手段，强令婚娶双方让他享受男方的“初夜权”。如不服从，男的拉去当兵不说，女的还是要被他奸污。当地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1947年初夏一个当场天，农民陈锡泉儿子陈洪武（建国后任石龙乡党委书记）在歹溪街上摆摊卖面。赖秉均小儿子走来无端地撒一把沙子在他的面摊上。陈洪武非常生气骂了他几句，赖的狗腿子听了，不问青红皂白跑来一脚踢翻面摊，并拳打脚踢，把陈家父子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旁观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地下党员陈廷瑞为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决定利用此事暗中支持本姓宗族和附近各乡的陈氏家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赖贼，发动一次抗暴、抗捐和反霸斗争，除掉这一恶狼，为陈氏父子和受害群众报

仇。

群众组织好后，当年五月，他们请来几个打手（拳师），趁歹溪逢场之机，装扮成上街赶场的样子，混在人群中。然后把赖骗出碉楼，把他活活打死，尸首摔于嘉陵江河边两三丈高的岩坎下面。此霸除却，人心大快。

罗杨氏（1869年—1940年），女。其夫杨秀毓排行第二。人们尊称她罗二娘。杨秀毓占田九千余挑，是坪滩乡首富。杨平时对人刻薄，特别是对小偷格外残忍，动不动就升梁，放脚筋。民国十三年（1924年）被小偷暗杀。

杨罗氏性格和善。其夫死后主持家务。虽巨富，平时布衣素食不异常人。她不仅对待佣工、佃户、邻里态度谦和，对贫苦残废及孤寡老人也常寄予同情，时时予以周济。为了保证孤寡老人安定生活，从民国十八年起，她选择本乡最贫苦的孤寡老人四十人长期供养，每人每月按期发给大米三十斤，一直到其人死亡为止。死一个补一个，保持四十个人数。1936年—1937年大旱，加上奸商囤积，无米上市，米卖半元钱一升，人多饿死。不少群众不得已吃观音土（白色粘土）充饥。罗二娘看到这种情况，除设点施米饭外，还叫管事每场推二十石黄谷的大米上街应市，低价出售，直到秋收时为止。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她也派人在扯渡河设点，施舍稀饭、医药和棺材。现三大队段绍卿的母亲就是其中受惠者之一。

她身居南充市，佃户或亲友进城，每到她家都一样招待，虽是粗茶淡饭，但都是与她同吃同坐，情同家人。民国二十六年大天旱，佃户周方清佃他家120挑田，因为歉收，向她求情，结果她只要了四石粮谷就算了。

她平时勤俭，不图安乐，每天都以纺棉消度时日，有时直到深夜，她把纺织的线换成白布存放。据说，她死后用她纺织的白布办丧事：白布还没用完，广为群众称赞。

邓银州（1907年—1951年），男，全家六口人，无田产。民国十五年（1926年）佃种杨杰斋后母高低坑小河边养赡田120挑。那里多是荒坡斜地，不产粮食。他审时度势，决心利用土地特点发展农家副业和经济林木，但这样见效慢，需要很多时间。经过与老板协商，双方才定下六十年不动的租佃合同。合同定下后，他采集树苗，培植果园，前后栽梨树一千株，四季柑一百余株，香桃二百株，青皮树一百余株，只壳十余株，木瓜三十余株，佛手柑三十多株，香油果三十余株，无花果二十余株，李子树一百余株，总计果树和药材二千多株。荒坡斜地他用以种植桑树和杂粮，预计全年可收杂粮七、八千斤，蚕丝三四把（每把25斤）。除此以外，他又利用高坑滩的水力，建水轮机一台，用水轮带动水碓水碾，加工大米和烟骨头。这是坪滩利用水力加工的开始。

民国十九年（1930年），邓银州不满足于现实。在搞好林业和水利加工的基础上，他了解到坪滩高级小学开学缺纸笔等文具，便又在坪滩街上开办一个毛笔厂。在场头马坪办糖果厂，同时在铁炉滩办饴糖厂。建国前夕，他从外地买回一台铁质面机，为坪滩人民加工和做干面生意。这也是坪滩使用机器做面之始。

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杨杰斋后母亲去世，邓银州培植的经济林木成林。他见水力事业大有搞头，便以收回邓银州佃的养贍田为理由找邓打官司。邓不服，坚决与其斗争。于是他自带干粮，沿途打金钱板卖唱糊口，把官司一直打到保宁（阆中）。经过三年的时间，终于在建国前夕打赢了官司。按原约由他继续耕种。

但其好景不长。建国后，由于基层干部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没有很好地加以扶持。邓培育的经济林木、果树刚全部成材、挂果，便在土地改革时全被没收，零碎地随田分给了农民。加上合作化时又特别强调农业，大多数农民缺乏管理技术，遭到大量砍伐；到大跃进时期，已全部砍光。其所办厂店亦因缺少原料资金而倒闭。

陈光华（1900年—1958年），男，坪滩十七村人。陈家贫，自幼在家放牛割草，及长随父种地，逐步学会生产技术。

1952年党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他带头发动群众换工互助。由于他在生产上处处以身作则，得到群众信任，首先办起了互助组。

他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不断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劳动生产中的先进分子，多次被评为模范，先后出席县、地、省劳模代表大会。

1952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连被选为村长、党支部书记、乡党委委员。在任职期间，他克勤克俭，秉公正直，深受群众爱戴。抗美援朝期间，经常写信教育儿子杀敌立功。

在每年的拥军优属活动中，国家给他的补助他都不要。主动克服困难还帮助别人克服困难。1952年他被评为军属模范，从1953年起，先后出席县、地、省军属模范代表会。1954年第一次普选时他被选为人民代表。1955年分别出席县、地人民代表大会。

贺重熙（1876年—1932年），男，又名贺升平，坪滩乡贺家堰口人。贺幼年家贫，一家七口，姊妹兄弟共五人，其排行居长，全家靠父母织布、卖布、耕田维持生活。

他小时同其二弟一同读书，长大后教书，先后在本地陈家院、七龙赛、曹宅设馆办私塾。后投笔从戎，得到保华寺同窗好友的支助，奔走于成都，考上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校，毕业后又进入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与杨森、刘湘、潘文华、刘文辉、王钻绪、叶济、范明星等同学。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后，他首先参加剪毛辫子活动。民国二年（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他在川西某部任营长，积极响应，继而升任司令，带领三个营的兵力攻克袁统区不

少县城。最后攻打泸州久攻不克。讨袁失败。袁世凯一时得势。派兵来坪滩乡贺家堰口抄家捕人。贺不得已逃往贵州、云南，以背夹背篋做生意为幌子到处隐蔽。他渡金沙江，过铁索桥一绕打箭炉，由川中走到川西隆昌。在那里不幸被袁军擒获。敌人逼供受刑时，他至死不承认姓贺。袁部抓不住确实的证据。关了八十天就把他放了。随后他到云南参加蔡锷的护国军，继随军入川。当他攻下泸州时，全国的讨袁战争就胜利结束了。不久护国军被川军赶走。他又转入杨森的二十军，先后当过团、旅长。杨森和刘湘在四川争夺地盘，杨森失败，贺亦被迫下野，转入政界。从民国六年（1917年）起，他连续任过营山县、合江、巴县知事。离职后闲居重庆打铁街，在二十一军刘湘部队中挂少将军衔（闲职）。生活才安定下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贺妻病故。他送柩回坪滩安葬后又返回重庆。1932年贺重熙病死于重庆方家什字街住宅。由其二弟贺义生将其尸用船送回坪滩安葬。

第二章 人物简介

第一节 干部及科技人员

刘卓初。男。1954年毕业于坪滩乡小学。1961年在岳池高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78年调入成都军区司令部任情报部参谋。1979年调第三军